

張發奎將軍傳



張公達編

上海書店印行

張公達編

張發奎將軍傳

長沙上海書店印行

張發奎將軍傳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編者 張公達

印刷者 長沙上海書店

發行者 長沙上海書店

中山東路一〇六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國民二十七年六月出版

第四章 張將軍軼事

- 一 揭開了全面抗戰……………一二
 - 二 浦東的神砲……………一三
 - 三 到浦東去來……………一五
 - 四 張將軍會見記……………二一
 - 五 固守三月的浦東……………二四
 - 六 從東戰場歸來……………二八
 - 七 退出浦東……………三二
 - 八 浙北再奮神威……………三三
- 第四章 張將軍軼事……………二五
- 一 歐洲旅行中的刺激……………三五
 - 二 牯嶺打球窘外人……………三六
 - 三 張將軍是福將……………三七
 - 四 還是帶兵好……………三八
 - 五 模範家庭……………三九

張發奎將軍傳

前 言

日本軍閥的步步進迫，凡我同胞，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位，「七八」「八一三」的烽火，更揭發了我偉大而神聖的全民抗戰！

自從這偉大的抗戰揭發以後，我大中華民國纔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上海三個有的抗戰，予敵人的打擊是那麼大！予國人的興奮是那麼多！然而，我們滿意了嗎？不，我們將發揮更大威力，粉碎敵閥的迷夢。

上海三月的抗戰過程中，我們將永遠不忘記的，浦東那堅韌的壁壘；敵人損失了若干巨艦，虛耗了若干彈藥，結果，鉅大的蝕耗數字，更沒有換到過一點低微代價。

這精彩劇幕主持者是誰呢？大家曉得，就是十數年來，以「鐵軍」馳譽國內的張發奎將軍呵！

我相信大家期望着曉得一點張將軍的歷史吧？這個小冊子裏，我將告訴你們一點。願廣大的中華民族，繼着「鐵」的精神，建立起「鐵」的長城來！

編者 二七·五·九·國恥節。

第一章 張將軍的幼年時代

一 童年的堅強性格

張發奎將軍字向華，是廣東始興縣人，始興縣在粵北一隅，山巒起伏，風景優美，所以張將軍從小受着秀的山川的薰陶，性情剛直而非常聰穎。

他的父親叫竹溪，仗義疏財，一份家產，因此化費殆盡，幸而他的母親，善於治理家政，纔不致廢學；而且受過了嚴格教育。

他每天放學歸來，他的父親，即以一勵節操，知廉恥，「等古訓施教。將軍童年，好作竹馬柳弓之戰，早具尚武精神，每與鄰童搏鬥，如遇挫折，必致勝而後已，因為他賦有這種堅強不屈再接再厲的性格，宜乎現在能享受大名。

然而終久因為家貧的緣故，除勉力在小學讀書以外，他無力深造了。但是張將軍是能奮鬥的，終於他自己找到了偉大的出路！

一一 投進了革命洪流

當清朝末年的時候，顛覆清室光復漢族的運動，普遍的在各地醞釀着，廣州是革命潮流的總匯，小小年紀的張將軍，他也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禮，在十四歲的時候，他小小

心靈上，已深深印着爲國家民族的幾個大字，於是，他悄悄的離開了家庭，跑到遼遠的省城，他到了廣州，因爲人地生疏的緣故，找不到革命組織的關係，轉而服膺當時另一派實業救國的主張，遂投入了廣州工藝廠充藝徒，學習織染，差不多一年光景，眼見國事日非，而所謂「實業救國」，簡直是一種空談，決不能推倒滿清的腐敗的政治，以挽救危亡，他帶着失望與憤激的精緒返了故里。

就在那年秋天，清廷鼎革了，但是華北反革命的勢力，仍然很龐大，非經澈底掃蕩，不足以奠定民國的基礎，所以他更決心投軍，立志參加北伐的鬥爭。

當時聽說，廣東組織了一個陸軍模範團，快要出發北伐，他同時激勵着一位總角至交的朋友華岳高同去投效，於是他們很光榮地充當了模範團的列兵。然而模範團出發的消息，跟着南北共和而打消了；他們非常懊喪，和道革命的事業，尙非常遙遠，當趁此時機，充實自己的本領，期待事業的來臨。

民國元年，適黃埔陸軍小學第六期招生，他得了這個消息，馬上離開了那列兵生活，考進了陸小，同時并正式加入了國民黨，得償了獻身黨國的志願。這時，他在校中，又結識了一個同班朋友薛岳。——現在前方抗賊的一個大員——兩個人互相切磋琢磨，得到了不少助益；又因爲得到了朱執信鄧仲元兩先生的黨陶，對於 總理的學說與命革思想，都十分底透澈與瞭解，儼然已成了一位頭腦豐富而勇敢堅毅的青年革命軍人。

三 參加革命秘密工作

民國雖已鼎定，實際上因為一般軍閥餘孽未曾根本剷除，所以國內的情形依然很是混亂，各省軍閥，據土裂地，儼然各做各的土皇帝，使一般真正投身革命的青年，熱血沸騰，個個都在準備着把這許多餘孽根本剷除它。

民國二年，廣東的政權落在一個封建軍閥龍濟光的掌握裏了，龍濟光出身低賤，在粵無惡不作，使政局頹然改觀，民衆受其摧殘壓迫，苦不堪言，而龍濟光的虐政，更變本加厲，摧殘革命，背叛民國的陰謀，也日漸暴露。於是黨方決計把這個老奸除去，當時就受命於薛岳，命令他把龍濟光秘密刺殺；那時張將軍也很高興，要求參加，但結果沒有得到黨方的允許，而薛岳則因事機不密，被龍閥的爪牙發覺，而被捕入獄了。

這時候的張將軍，因為平日與薛岳接近的緣故，也很被老龍的絕大猜疑，然而，張將軍是怎樣勇敢，見機立斷，鎮靜應付，依然在校中繼續讀書，暗地仍幹他的革命工作，而至卒業。

在他十八歲的時候，升入了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在那兒安靜的讀了兩年書，又因為那時的湖北督軍王占元，也和龍濟光一樣，無惡不作，於是將軍密謀行刺，為國除奸，不料也事機不密而失敗；失敗後，被學校除了名，沒有好久，學校又恢復了他的學籍，並且准他升學到保定軍官學校去，但是他以為專讀死書，無濟實事，於是他決心犧

牲了他的學業，悄悄地從武漢回廣州去，跟着朱執信先生往返香港澳門間，參加了許多革命祕密危險而且艱苦的下層工作！他對於黨工作，的確是建有不少功勳的。

四 首次光榮的史蹟

他在港澳間幹了幾年祕密革命工作後，在民國八年的時候，他又開始幹軍隊工作了，他初任粵軍第一師的獨立排長，以張將軍的材幹，幹這種低級軍事工作，本來就游刃有餘，內外整頓得井井有序，因此深得長官的賞識和士兵的愛戴，民國九年，他就擢升為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三營營長，護衛孫大元帥，自從平定陸莫，收復了兩廣，師次桂林時，大元帥很激賞他，早就認為是一個了不得的人材，是時，他在軍中，與第一營營長薛岳，第二營營長葉挺，有革命軍中三俠士之稱。

民國十年春天，那時正準備着桂林出師北伐，但是那時廣東陳炯明叛變的陰謀發現了，鄧仲元就在那時被刺成仁，總理的北伐大計，也因此受了很大打擊，大元帥乃回師廣東，苦勸陳逆炯明，贊助北伐，一面出兵江西以示無他。當時陳逆炯明在廣東很有點實力，所以當時總理勸他同意北伐，就含有想借重陳部力量之意，不料陳逆，竟甘冒大不韙，在是年十月十一日造成了歷史上永遠不會磨滅的總理蒙難紀念，終至陳逆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張將軍那時奉命鞏衛行營，行軍甫至韶關，陳逆炯明已在廣州公然圍攻總統府，砲

擊觀音山了。那時警衛團留駐廣州的是薛岳的第一營和葉挺的第二營，與陳逆部隊苦戰三天三夜，卒因衆寡懸殊，被陳逆解決了，張因勢孤力單，乃率蘇德燊連百餘人開赴南雄，期待北伐軍來援，不料逆軍窮追不捨，張將軍見援兵未至，而已部彈餉均無，不得已實行入山，在始興清化都亨一帶，採取游擊戰術，時出時沒，逆軍雖幾經圍剿，終法消滅；又派人以重大的利誘，將軍均置不理，發揮神威，抵抗到底，身經百戰，未能稍挫銳氣，這也就是張將軍從戎後首次遇到最艱險而最光榮的一段史蹟。

東江之役，他又隨師出征，以戰功擢升獨立團團長，平定東江後，回師削平劉楊，他又升了旅長。其後，南征鄧本殷，收復瓊崖，他又升了第十二師師長，其時軍長爲任潮氏，其他各師師長爲陳銘樞，陳濟棠，徐景唐等。

第二章 鐵軍威名的由來

一 送給他「鐵軍」兩個字

西歷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張發奎將軍那時仍任陸軍第十二師師長，副師長爲朱暉日，團長爲繆培南，黃琪翔，許志銳，另轄一獨立團，團長爲葉挺，因爲他的部下，無論是下級幹部或者士兵，可以說都是深明主義勇敢而堅決的鬥士，因而在北伐戰役中，戰勝攻取，常居於英勇的先鋒地位！

當時這支軍隊，摧強禦，克名城，衝鋒陷陣，曾著有空前無比的光榮勝利的戰蹟。迅速奏捷，節節進取，下岳州，越平江，打汀泗橋，攻馬迴嶺，破武昌，克九江，張將軍部下無役不與，把孫傳芳和吳佩孚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那時張部下僅一旅之衆，而吳佩孚親自訓練的第三師——當時被稱爲北洋的勁旅，在汀泗橋一役，經過一場大鏖戰後，第三師就瓦解了。

當革命軍攻武昌爬城時，張部獨立團（葉挺部）第一營營長率衆先登，營長曹淵以下全營士兵都做了絕的烈士，那次城破以後，當時稱爲吳佩孚手下虎將的劉玉春陳嘉謨也都做了帳前城俘虜。馬迴嶺一役，更將號稱五省聯軍司令的孫傳芳，打得抱頭鼠竄。張將軍參予北伐之役，擊破孫傳芳吳佩孚的軍隊後，他率部回到武漢的時候，便擢

升了第四軍軍長。武漢民衆鑄贈了一塊鐵牌，上鑄「鐵軍」兩個大字，於是鐵軍之名，遂由此而產生。

張發奎部，這一支鐵般的軍隊，在前一階段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中，著有戰無不勝的奇蹟，克踐了掃蕩封建軍閥的任務，使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奠定了初步的始基。鐵的軍隊由創立而鍛鍊而成長，實反映這一時期鬥爭與民主革命交織的激流，因此可以說，它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階段上，應運而生，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一一 粉碎了假「鐵軍」

民國十七年一月九日，蔣介石將軍在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何應欽將軍爲前敵總指揮，確立北伐新陣容，重起二次北伐，那時的北伐軍事，始重新趨於積極，一舉奪回浦口，攻下徐州。聲勢甚盛。

那時張發奎部的鐵軍，也參予北伐，在平漢路作戰，一路上建立了許多功蹟，那日張部鐵軍進佔駐馬店，那裏從古卽爲兵家必爭之地，故那裏的守軍，在當時也是久負盛名的北方「鐵軍」，現在一個南方鐵軍遇到了北方「鐵軍」，自然要各獻身手，分個高下了。

北方的「鐵軍」，就是富雙英的一師，與南方的鐵軍，就是張將軍的部下，兩軍碰擊以後，結果，假「鐵軍」在真鐵軍面前整個粉碎了。

當時猶有人稱譽張將軍的鐵軍爲鋼軍，因爲鐵軍在戰術上已鍛鍊成鋼了。鐵軍在偉大的勝利中，聲威大震，戰區內聞鐵將軍之名的，真可以使小兒不敢夜啼！在會師開封奏捷凱旋的時候，將軍便榮任了第二方面軍總指揮。

一九二七年之秋，將軍便率師回廣東，平定粵局後，遂離職去國，赴日本留學，以求深造，將近一年，復返國入京，因軍隊縮編，改任了第四師的師長。

三 張桂軍時代

北伐完成以後，張軍所部駐紮在湖北沙市。那時，國內政爭頗烈，蔣汪二公亦因政見不合，起了紛爭，唐生智和張發奎兩部在汪精衛先生調度之下，各個異動。

此次異動的計劃，因自鄭州至許昌漯河郟城駐馬店確山一帶，均由唐部駐紮，故決定唐部由平漢路南下，下信陽，出武勝關而直抵武漢。張部則由沙市向東進攻武漢，俟兩部在武漢會師後，再定進取路向。不意唐部在確山附近和中央部隊接觸後，唐部主力龔浩所部幾全軍覆沒，劉興所部，投降中央，唐亦不知去向，張此時已孤掌難鳴，遂由鄂而湘，民國十八年底轉至粵邊。

不久，又發生了張發奎李宗仁白崇禧圖粵事件，這事件的發生，情形與上次相同，計劃張部由粵漢路南下，桂軍則出西江東攻，在廣州會師。中央派何應欽到廣州督師，把所有精銳部隊，準中西江，另以奇兵，由廣州花縣間斜出，截斷張桂軍聯絡，桂軍見

形勢不利，旋即回師，而張部勢孤，亦遭擊破，被迫退守湘桂邊境，此即爲有「張桂軍」之始。

民國十九年春，閻錫山與馮玉祥聯合進攻中央，發生了世界注目的中原大戰，在汪精衛先生主持之下，并派代表約桂省李白和張發奎將軍出兵北上會攻，那時李白，立即出兵湖南零陵，和張部會合，攻陷寶慶，衡陽，長沙，岳州等重要城市，後來因爲中央命雲南省主席龍雲率部搗桂省後方，南甯吃緊，李白遂仍祇能放棄回桂，張部當然獨木難成火，依然失敗了。

二十四年春，他由美歸國，這時長城各口繼熱河淪陷，他鑒于邊防問題的嚴重，乃作考察西北邊防之遊，除邊疆軍事佈置防禦工程外，並留心觀察各地工商實業及農村經濟狀況。二十五年，被任閩浙皖贛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同年十二月，因西安事變，統一告成，全國武裝同志槍頭一致對外，將軍乃被任蘇浙邊區主任，警備國境，儼然是一把「北門的鎖鑰」。

四 張將軍的生平

張將軍具有軍事的天才，政治的頭腦，堅韌不屈的性格，活潑而天真，有一種青年人的情熱，從他底嚴肅的儀表中靄然流露出一種和善可親的正誼。他的體格，雖然不像那般碩碩壯偉，但是他那種精悍的氣質，確具現了近代軍人的風度。

他有一種儉約樸素的節操，秉成着他父母嚴肅的教訓，平生除嗜「杯中物」外，絕對沒有一點其他嗜好。他除掉每月應付八塊錢的膳費以外，沒有任何物質享受，「誰謂荼苦，其甘如飴」。他的精神勝利遠超任何物質之上。他的家庭每月房租連其他雜支，統統不過數十元，張夫人并且親自操作。他俸金的節儲，完全用在興辦教育及購買救國公債上面。

以張將軍的生平來說，不論他的個人或家庭，都是我們可以做效的，他是一個堅勇沉着復興民族的少壯軍人！是軍人的楷模。

以上是張將軍戎馬半生一個簡短的歷程。他的軍事天才在將來還有無限的發展，他今年才四十一歲，比日本少壯派領袖荒木貞夫至少要小十歲以上，比在淞滬對壘的敵軍統帥松井大將，怕要小到半個花甲了。

張將軍和桂軍幾次異動的結果，都遭受了挫折，但是蔣委員長却始終認為張將軍是一個人材，處處都原諒他，在湘事敗之後，張將軍得到中央的幫助，出國赴歐考察軍事，所部由繆培南吳奇偉率領，併入粵軍，而國內亦從此團結一致，張將軍仍然一心一德，為國圖存了。

第三章 浦東是鐵鑄的

一 揭開了全面抗戰

「九一八」事變，淪陷了東北四省，這廣大的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五百餘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變色了！張將軍義憤填膺，即請纓他師援黑，但是未得當局的許可。一個熱血的愛國軍人，當國家風雨飄搖的時候，不能上馬殺敵，這自然不免有髒肉復生之感了！

接着「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強盜，更步步進迎，企圖一氣吞下了華北，或竟至整個中國。「一二八」的血漬未乾！「七八」蘆溝橋構起了血腥的抗戰，不久，「八一三」這偉大的民族解放之戰爆發了！

諸君或許也曾聽見砲聲是那麼響亮，那麼清淅，可是諸君曾細細的體味否？那砲聲裏還清淅的告訴我們：「中華民族需要獨立生存」！在每一個彈花裏拚裂出來。

滬戰首當其衝的是張治中將軍，他是一員抗日老將，他在「一二八」時就和鬼子拚過命！同時負京滬全線指揮之責的，是英勇果敢的白崇禧將軍，在他們縝密的指揮下，上海的抗戰，一直延長了三個月，鬼子傷亡的慘重，真難以想像，結果，因為敵人在後方——常熟登陸了，我軍又部在大場不能盡守土之責的緣故，我們才放棄了上海！可是鬼子所付給的代價，已決不是殘破的上海所能償付的了。

張發奎將軍，是奉令守浦東，試想那時的張將軍的風度，該是怎樣健旺呢？他已有殺敵的機會了！

敵人幾番想在浦東登陸，以解除後方威脅，但是在張將軍固守之下，敵人再不想越雷池半步。

一 浦東的神炮

本日的海軍，是希圖壓倒英美，獨霸太平洋。陸軍更自以為雄視世界無可匹，但是事實勝於雄辯，九個月的戰爭，「皇軍」的威風，可以說掃地無存：「皇軍」的臉面也隨而一齊丟盡。狐狸尾巴，終久有顯露的一天啊！

浦東方面的最高指揮官是手創鐵軍全國聞名的張發奎將軍，這是人人週知。浦東的防線，是和滬西長度相等的。那時因在抗戰的初期，物質的缺乏，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聽說駐在浦東的砲兵，也只有旅以下的一個單位。而這一部砲兵的番號，在我個人始終是一個謎。因為這關乎軍事極端秘密，局外人是無從知曉的。何況這一隊的砲兵，更是神出鬼沒，奇妙莫測呢？

浦東砲兵作戰的對象，主要的似乎是防守浦東，應付停泊浦江的敵人兵艦而兼有支援滬西步兵任務的。在這三個月的戰期中間的收獲，只就擊毀敵人的兵艦來說，計有十艘之多。敵艦運輸彈藥給養，接濟滬西登陸的步兵，更不時予以意外的奇襲。一次敵軍

猛攻滬西某師陣地，危在呼吸。浦東砲兵射擊未及二十發，一彈正中敵人最前線指揮部。死傷參謀將校多人，於是我方危機，登時消失。最令人快意的是某次擊中敵第三艦隊某驅逐艦，而艦上的司令，却是赫赫有名的伏見宮親王。是當今日本天皇親屬，海軍軍令軍長，他以貴胄率領軍艦，來華遠征，滿以為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意氣洋洋，不可一世，我方一砲而燬其坐艦，斷其左臂，日皇聞耗，曾親派御醫來滬診治。因為他的死活無關宏旨，所以以後也就沒有人再提。說到敵艦的砲火，那真是密如連珠，煙焰蔽天。敵人的飛機，更無時不在輪番狂炸，轟聲震地。整個浦東每一個角落，差不多沒有一處沒有敵人砲彈炸彈的痕迹。浦東胆小的百姓，生生的不知嚇死多少。但是我們的砲位，敵人始終不能明瞭牠的所在。而敵人彈藥的消耗，估計至少當在兩百萬發以上。我方砲兵未傷一人，未損一砲，這不能不說說是天大的奇迹。彈藥呢，我們的國家窮，多多消耗不起，若和敵人的數目對比，大約僅僅佔他四分之一。所以當時中外的報紙，都紛紛予以神砲之榮譽。委員長幾次到滬視察，聽說也不斷的予以傳令嘉獎的鼓勵。敵人對於浦東砲兵，因為沒有好的對付辦法，一再懸賞購求（拿獲浦東砲兵一名賞百元）可見他們對於我們的砲兵是如何的嫉視，而他們的砲術是拙劣到如何的田地。

神砲團的偉績不但燬滅了敵兵兵艦及擊中敵方最前線指揮部等，尤為重要者，在那三個月期間內，牠且毀滅了若干萬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浦東沿岸的日本碼頭和堆棧，如三井煤炭上碼頭，日郵船上碼頭，上海製紙公司，日華紗廠，日清碼頭，及三菱公司

碼頭等，都被她一掃而光了。就中三井煤炭上碼頭之轟燬更有意義，都是日本軍事重產產業地，僅只這一處的煤炭即已價在萬萬以上。

這件事是張向華將軍最得意不過的。從他所說「雖然敵人不夠他殺，但有敵人產業夠他的砲轟」這句話，我們已經很可想像他是如何地有與致了。

三 到浦東去來

（編者註）關於浦東的記載很多，這裏我把下列的四篇東西編入本書，介紹給諸位讀者

（一）

汽車在公路上跑着，沿途多有軍事的設備，沙袋堆積，代替鐵蒺藜的樹枝縱橫，那樹枝是臨時從路旁的雜樹砍伐下來的，但樹葉早已枯了。那提醒我們，戰事自發動以來已經過了十天。

沿途隔不多遠便有站崗的兵，但汽車頭是張貼着有「滬警車輛通行證」，絲毫也沒有阻礙。汽車以一小時五十邁爾以上的速度奔馳着。

路旁綠色的田地，在烈日光中雖然有點倦容，然而依然是帶着和平的風貌的農人，担着農具在路上走，水牛拉着水車在草棚裏轉，清風不斷地從車窗孔襲來，那是上海上市所不能有的風。

同車的某君說：敵人的飛機該不會投落炸彈下來吧？

另一某君說：那可保不定。

然而天上是沒有飛機的，地上也不見落個炸彈的痕跡。

跑到黃浦江邊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有一批人要往前線去慰勞，須得等着他們一同渡江。

渡口是一個小市，（地名我在這兒却不便寫出），臨江的街邊多飼着一些白毛豬，被圈在竹棚裏，有些豬四蹄被綁安靜地在石面地上，沒有竹欄，臭氣在和風作頑強的抵抗，更有蒼蠅作後援。等了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慰勞隊的人分乘着兩部汽車來了。另一某君告我裏面有杜月笙，錢新之，宋子良，吳開先諸人。渡船尾上插着一枝小白旗，寫着「擺渡船十一號，船主王柏亭」。

江水呈着沉悶的灰黃面孔。

渡江又分乘三部汽車，有一部渾身塗了泥，和黃浦旁的肥豬色相彷彿，自然是避免敵人的烟幕了。

又是一趟一小時五十邁爾以上的兜風，沿途的人家多塗成了灰色。有一家前面豎立着一個怪物，那是一根一人高的圓柱，全身污黑：頭上插着些枯了的樹枝，我疑是避邪的有關民俗的東西，然而同車的某君畢竟比我聰明。

那個汽油邦浦，你看！他這樣對我說。

原來那紅色的汽油吸筒爲避免敵人的視線也變成了那樣的一種奇怪的「它怖」了。終竟到了向華所割駐的地方。

(二)

向華是張發奎的號。他是我們北伐時代的老朋友。他現在是在浦東指揮着滬浙區的前線的軍事的。

我從日本回國不久的時候，他曾由嘉興來看過我一次，並約我去遊南湖，憑眺過那兒的煙雨樓，因爲他的「蘇浙邊區主任公署」是設在南湖邊上的。

十二號的清晨，是虹橋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我也曾如約去訪問過他一會，和他兩人坐着摩托小船在南湖裏遊了半天，在煙雨樓頭也喝了一會茶，據說嘉興頗有點像意大利的維尼司，只是骯髒一點。

就在那一天，日本有十三隻兵艦開發杭州，又折回上海，有兩隻飛機飛到嘉興上空偵察，這是我們在吃中飯時所得到的報告。向華曾對我說：南方的戰事早遲是會發動的，發動了便立刻打發汽車來迎接。

我在嘉興只住了半天，當晚乘夜車到杭州去看了我妹子，第二天一早便趕回了上海，但誰也沒有想到火車開到西站便已不能前進了，北站已經戒嚴，往北站去迎接我的人，都撲了一個空，在飛機炸彈下的生活居然過了十天。今天二十四號，向華打發來接我的汽車果然也就來了。

(三)

十日不見，多少有點脾肉之嘆的向華似乎更加煥發了。他很慷慨地和慰勞隊諸人握手言歡，我也側聞了他的美論。

據他說：日本兵真是怕死，祇在蘇浙區內所打下的日本飛機便有十五架，飛機師凡是遭了生擒的，見了我們即便叩頭請饒命，說願意投降做中國人，飛機師身上都穿得有所謂「千人針」的衣裳。

這「千人針」的縫紉是我所曾目睹過的，日本每遇有戰事，便有好些婦女拿着布匹和針線巡行街頭請求過路人每人縫上一針，這密密地縫就了布便送到軍部去，作為前敵將士的避彈的衣裳。那東西真正能夠避彈嗎？我恐怕是有點出於迷信的。

向華又說：日本兵真是怕死，凡是在浦東上岸的兵，一遇着我們追擊，便四處逃跑，你東打，他西逃，你西打，他東逃，結果是逃得快一點的都逃回軍艦去了。現在浦東岸上已經沒有一個敵兵。

慰問隊的人有的問向華，究竟需要什麼東西，凡是有什麼需要都請告訴他們，他們便立即備來。向華說：我需要日本兵拿來給我打，請你們多多給我備來！

這說辭真是機敏，說得大家都發出大笑。向華最得意的是他所指揮的砲隊，砲火真是準確，凡是浦東沿岸的日本人的碼頭堆棧全部打得精光，我現在由東至西的把那重要的名稱揭在下邊吧：

三井煤炭下碼頭

日郵船碼頭

川崎船渠

岩崎用地

上海製紙公司

日華紗廠

大倉碼頭

日清碼頭

三菱公司碼頭

這些都是日本人的重要產業地，據說單是三井煤炭碼頭的煤炭已經就有萬萬元以上的價值，日本海軍多是從那兒取煤用的，前幾晚上我們由外灘遙望浦東，見四處都起着猛烈的大火，大有「火燒連營八百里」的形勢的，便是這些地方的堆棧火葬了。三四十年的經營，一旦化爲灰燼，日本的資本家中據聞有因此而自殺的，但這怪得誰呢？縱容軍人，使他們跋扈飛揚橫暴無恥的，不正是日本資本家嗎？自己養了猛犬發了狂，何頭被它咬了一口，這正是作孽自受。

向華很得意，他說，雖然敵人不夠他殺，但有敵人的產業夠他們的炮轟，他是死而無憾的。

好個可愛的向華！

(四)

慰勞隊的人先走了一步，有幾位是回上海，有幾位是往杭州，我們走得稍微遲一點，向華有意思留我在他那兒多住一下。他說，有一所很宏大的西式房子可以供我住，設備一切都完全，洗澡間不用說是有的，向華知道我喜歡洗澡，他特別提到洗澡間上來，是的，假如有人要處我以死刑，在行刑之前更允許我說出我最後的希望時，我一定要這樣請求說：「請爲我打一盆清潔的水，讓我入浴一次，然後把我處死」。聞着別人的汗臭實在比聞着綠氣還要難受。

浦東，據說：敵人是沒有胆量上岸的，揚子江南口自徐家路鎮至白龍港的一帶，水深船易靠岸，敵人屢次在砲火的掩護之下，企圖登陸，但都被我們擊退了。

想到上海還有許多事情該做，還有許多朋友不好別離，浦東雖然值得留戀，向華待我雖然有特別的厚意，但我依然登上了歸路。

在臨別時向華懇切地對我說，你隨時來，我都是歡迎的，這兒可惜沒有仗可打，只是消息要比較靈通一點。

他這句親切的話，却給與了我樂於成爲砲灰的的氣勇。

路上依然有修閒的農人，水車棚裏依然有水牛拉着車，滿及着清風的汽車又把我拉回了飛機與槍砲在空中奏着音樂的上海。(郭沫若)

四 張將軍會見記

北伐戰爭中叱咤風雲的虎將，「中國鐵軍」第四軍的創立者，指揮官，××總司令，陸軍上將，——從這些聲威，經歷，和職位，我很奇妙地聯想到一位張桓侯式的豹類虬髯的將軍，可是，當他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殷勤而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他却是一個身材和我們相仿，具有一雙善良而常常滿着笑的眼睛的智識階級。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見葉挺先生的時候一樣。十年前，當他的名字和賀龍先生聯在一起而轉戰贛粵的當時，說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嚇止一個啼哭的嬰兒，可是，一個月之前遇見了他，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天真好動，而又多少的帶着些差態的青年。

我這樣寫，並不想將張發奎先生描寫成一個溫文的「儒將」，恰恰相反，我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結實的身體裏面，包藏着無限的精力，在他那緊張的眉宇中間，洋溢着異樣的懍懍！

和兵士們完全一樣的草綠色的布質軍服，平頂頭，大約有個把禮拜不曾修剃過的口鬚，假使要找出一點和兵士們不同的記號，那恐怕祇有刻在藍瑛瑯質徽章中間的一個亞拉伯式的「1」字。

他辦公的地方很像一間整潔而簡單的書房，兩尺闊的小行軍床，寫字桌，書架，窗明几淨，這都不像一個總司令部。祇是四週的牆上，却貼滿了壁畫一般大小的輿圖。紅

的藍的鉛筆這兒那兒的畫着許多我們看不懂的標記，對着這些樹葉紋絡一般細微的地圖，看着在我們談話中間斷斷地進來請示的軍佐，我總意識到這間我們對坐着的房間，正是指揮着X多萬健兒在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戰的中樞！

在這房間裏，除出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壽昌兄，和我。

壽昌代表我們對於他的爲國宣勞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發表一點對於抗戰的感想的時候，他笑着說：

「不，不，我不會講話，我不能發表談話，打仗才開始，打完了再說，打完了再說！」

最後的一句，除出謙虛之外，我感覺到一種虹一般的氣焰，鐵一般的決心！

「我知道我的長處和缺點，」他說：「提一師之衆，衝鋒陷陣，我可以做，可是對於戰局全般的估斷，和政治的問題，正是我的弱點！軍人，不懂政治就是時代落伍！」在他多細紋的眼，稍堆着溫文的的笑。

「他不是落伍，是超過時代！」沫若說。

可是間不容髮地他接着說：

「過猶不及，超時代和落伍一樣」。這對話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對於華北戰事，他一點也不悲觀，從他偶爾流露出來的一些簡單而辛辣的對話，使我認識了張發奎不像他自謙一樣地單是一個祇能衝鋒陷陣的將軍。

是天高氣朗的秋天，透過窗，可以看見蔚藍色的天，黃褐色的野，農婦悠閑地在阡陌間走，小羊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顯出了很鮮明的幾顆白點，沒有飛機，沒有砲響，也看不出戰時的情景，但是望着這「和平」的圖畫。一個鉛一般重的意念壓住了我的心頭。

「這兒有漢奸活動嗎？」我問：

「豈止有，很多！」他回答，「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據說，當漢奸的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男子，不是蹣跚，駝背，啞吧，六十幾歲的殘廢，就是十五六歲的兒童，他們沒有智識，當然也不知道這種行為客觀地會有什麼作用。

「殘廢老朽，祇要證據確鑿，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斂了笑容，「可以殺嗎？我祇能將他們關了起來，……」

一抹憐憫的表情從他臉上掠過，我們這位咤叱三軍，威懾敵膽的將軍，在這兒竟是一位藹然的仁者！

留了飯，領略了他不辭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連絡車快要開了，我們一起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兵士、壯丁，都帶着微笑望着他，不像對一個指揮十萬人的將軍，而像對一個親愛的家長，保護者。

「這樣平靜，敵人會放棄他攻浦東的企圖嗎？」我們問：他搖了搖頭，「不會，不過來攻，他們會有什麼好處？第一他們怕死，不敢登岸，退一萬步說，登了岸，依舊像

江左一樣的持久的陣地戰，試問他準備犧牲多少人，才突破我們的封鎖線？」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謹將這鐵一般的自信，轉告給後方的朋友。

汽車在敵機轟炸過的彈穴間馳着，已經近上海了。（夏衍）

五 固守三月的浦東

浦東是最不容易守的地方，東濱大海，西北濱黃浦江，三面受到敵艦的威脅，自「八一三」滬戰開始以來，三個月中，敵軍不絕的企圖登陸，敵機不絕的偵察轟炸，然而我們的浦東無恙，不易守的浦東始終固守着。

浦東是淞滬戰區的右路，守浦東的軍隊是三浦健兒，右路的總司令是張發奎將軍，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代，張將軍的部隊有鐵軍之稱。三個月來，浦東宛如金城湯池，「始信人間有鐵軍」，不約而同的在各個人的口中喊出。

記者溯跡火線，兩月又半，浦東陣地曾巡禮多次，此次從上海居民船回杭，又從浦東經過，特地停船半天，上岸視察一過，當此敵軍在杭州灣登陸。進窺我浦東後方之際，每一個讀者對浦東異常關心，謹就耳目所及，作較詳的報導。

浦東在黃浦江之東，屬於揚子江三角洲沖積土的一角，三面環水，形勢宛如一個半島，境內一片平原，地質肥沃，農產物非常富庶，又因地隣上海，售貨容易，工商業相當發達，所以人民的生計，在江蘇所屬各縣中，是比較寬裕的。而最足使這半島地成爲

世外桃源的原因，是四百年來未遭兵燹。四百年前，倭寇擾我東南，浦東曾被蹂躪，自此以後，國內的大小內戰，從未蔓及浦東。直到現在，又是倭寇來犯，浦東的人民才又嘗到四百年來沒有嘗到的顛沛流離之苦，倭寇是整個中國的敵人，也可以說是浦東人的魔鬼。

「八一三」敵軍首先挑釁，淞滬戰幕遂啓，其時浦東的北端沿黃浦江一帶，還有敵軍盤踞，因為這一帶是敵方的貨棧及許多碼頭的所在地，向有敵陸戰隊駐守，而停泊在黃浦江中的許多敵艦，所用的煤，也全都堆積在浦東新三井碼頭。滬戰爆發，我軍佔着之先，在一二天內，把盤踞在浦東的敵軍全部解決，同時，把新三井碼頭堆積的數萬噸烟煤加以封鎖，敵艦燃料也感到恐慌。更使敵人痛心疾首的，是浦東許多如三菱三井等大堆棧及碼頭，全犧牲在砲火之中，價值數萬萬元，這些雖然是敵人經濟侵略我國所積聚，但究竟是旅滬日商三十年心血的結晶，一旦化爲烏有，真可謂予打擊者以打擊。

前邊說過，淞滬戰區的右路負責者是張將軍，張將軍探知敵人此次寇我淞滬，勢必襲四百年前的故技，首須進擾我浦東，所以膺命之初，就在沿海沿江一帶嚴密佈置，防止敵人登陸，並於上海對岸自高橋至陸家嘴春江碼頭一綫上，配備了砲兵陣地，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敵艦，以及對岸虬江碼頭楊樹浦北四川路匯山碼頭等處的敵兵陣地，以及兵營砲位，都是我軍砲擊的目標。自九月三日開始砲戰以來，我砲軍屢逞神威，百發百中，使敵軍感受到莫大的威脅，牠們企圖破壞我砲兵陣地，天天用飛機來偵察轟炸，但永

沒有找到我們的炮位，也炸不掉我們的一尊大炮，我砲軍掩蔽的巧妙，以及射擊的準確，連外國許多觀戰的軍事專家也歎為觀止。

然而敵人爲要減少拊背的威脅：爲要奪回浦東大量的烟煤，登陸企圖便一刻不懈。其初，沿浦的碼頭尙完整，牠們在大砲在飛機掩護之下，冒險登陸，然我軍沉着以待，等牠們踏在碼頭，立刻以機關槍掃射，多來多死，少來少死，牠們終不能上岸一步。後來，我軍索興把所有的碼頭全都擊沉炸燬，以後敵人要登陸就更加困難了，必須先用軍艦拖一個木製的臨時碼頭靠岸，然後派遣部隊上來，我軍當其拖碼頭靠岸時是付之不睬，等牠們部隊上岸，走了一程，便一聲令下，發砲先把碼頭擊沉，同時四面包圍，把上岸的敵兵全部解決。——兩三月來，似這樣令人痛快的事件已有一二十次，使敵人焦頭爛額，毫無辦法，而所受我砲火的損失，數目也很可觀。

每夜皓月初上，我空軍便飛來夜襲，黃浦江中的敵艦發現我機時，手忙腳亂，照海燈，高射砲，高射機關槍，加了其他各國軍艦所放的信號，劈劈拍拍，紅紅綠綠，如元宵流星花爆，煞是好聽好看！當這時候，我浦東砲軍，就借敵艦照海燈的光，對準敵艦或敵陣地發砲，砲無虛發，每夜使他們遭受很大的損失，所以後來敵艦上滿堆鋼板沙砲，我機來時，也不敢以照海燈偵察，顫抖與恐慌的情形真夠人發笑。

以上是沿江的堅守情形，至於沿海各地，因爲有數十里軟沙，就是潮水漲時也無法登岸，有一次，白龍港口發現潛行登岸的敵軍，立刻被我們殲滅，以後牠們就不敢再來

浦東，三個月來就是這樣的固守着。

但三個月來敵機不絕的轟炸，浦東的人民所受的損失確很可觀。許多熱鬧的市鎮，因敵機天天光臨，都已成爲死市，上南上川等輕便鐵道也已停駛，交通工具僅靠人力車及羊角小車，中學小學以及其他社教機關，全已停頓，工廠十九停工，農產物如蔬菜棉花等也無法脫售，今年棉花豐收，這是農民一年生計所繫，所以金融界集資收買，價格雖比往年跌去一倍，總算使浦東人稍延殘喘。

不過，浦東的人民雖飽受敵機的蹂躪和戰時的病苦，但他們和她們非但能忍受着，而且還幫助政府和軍隊做了不少的抗敵工作，尤其足稱的，是肅清漢奸，在浦東各地，如有發現一個面目生疏行跡可疑的人，他們或她們便密切注意，監視行動，發現疑點，立刻通知軍隊加以逮捕，所以萬惡的無孔不入的漢奸，在浦東是無法活動的。浦東能夠固守，這也是一種大力量。而健全的組織民衆是獲取抗戰勝利的重要工作，於此更得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記者上次視察浦東時，碰到一位在浦東中學教書的張君，他指點許多荒塚給我，說：「這些是倭子墳，四百年前，倭寇侵擾浦東，我們的祖先舉起了燦亮的烽火，各村各鎮聯合起來，殲滅倭寇，後來倭寇不敢正視浦東，這——倭子墳便是當年倭寇的壯烈成績。」接着，他又說，「現在又是我們殺倭子的時候了！我們浦東人決不做亡國奴！」

時隔一月已到了不甘做亡國奴的浦東人起來奮鬥的時候了，因為敵人在杭州灣偷渡上岸後，浦東已遭受到空前的威脅，然而全面抗戰在獲得最後的勝利，一時一地的得失本不關全局，在有利的戰略上，我軍為更迅速地殲滅盤踞杭州灣登陸的敵軍計，或將抽調浦東精銳部隊回師作戰也說不定，不過萬一真個要達到這個局面，我這短文將成為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矣。

六 從東戰場歸來

東戰場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線之後，一切動搖人心的謠言，像暴風雨般襲來到上海。北京會議，像惡夢一樣壓住每個上海人的心。而意德日三國防共協定的簽字，意大利擁護德國爭取殖民地的宣言，更野風似地展開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軍隊的勢焰。意大利的飛機開始到我們國土亂炸，「文明的炸彈，意大利的軍隊，開始領着日本軍隊強渡蘇州河，向我衛護祖國自由世界和平的戰士，放射出最兇惡的槍彈。

情勢到了最危險的關頭。

蘇浙邊區主任張發奎將軍，實際上已是左翼兼中路的抗戰總司令，苦守浦東三個月而不使敵兵上陸一步的張將軍，現在正當特別危險之際，又加上新的負擔，同時國內外政局又沒有開展，我們（記者和張將軍的幾個老朋友們）想到他當前責任的重大，與軍事忙繁，雖然蒙他專電召見賜談，到了這個時候，也不想去多費他的時間了。

然而，八日下午四時，駐辦事處楊先生有電話來說，總司令有電來，已派定專車，囑我往總部談話，我們就草草檢點隨身衣物，晚上七點鐘，辦事處的車已經來接。因為準備天明趕回，連「揚子」的房間也沒有回掉。

租界上的夜，依舊繁華熱鬧，看不出戰時的景色，只是車經過英法租界交界處，經過一度檢視，便曲曲折折地由林蔭下的柏油道，到某公館（辦事處）。

「這樣名貴的汽車，怎麼也送上火線去。」

「是的，這是最新式也最珍貴的汽車，是×××最新買的，因為沒有別的次等的車，也可說是都在火線上送了命，所以只好把這些車，也送上前綫去。」

「其實，我以為這些好車到火綫上去才算合理，較上火山（跳舞場）好得多了」

談着，受命押車護送我們的曹副官已經到來，我們分別上來，一行共有三輛小車二輛大車。高×××與我，和曹副官同車，領隊出發。一會兒快出租界，森立着的中西探捕，很客氣地讓我們過去。

出了租界，汽車的燈必須完全熄滅，便一路上摸索前進。那時在一片漆黑的大地上，遠遠地冒衝霄的火焰，零落的星光和灣灣的月牙，都變成奇奇怪怪的枯紅色，而隆隆的砲聲，嗚嗚朴朴的槍聲，是一步近一步的，把我們的神經緊張起來。

車的兩旁，彷彿有人羣在忙忙的往來着。我們用力注視好一會，才見到右側是肩着鶴嘴鋤和鐵鏟的民伕，幫助軍隊做工事回來的樣子；左側是與我們同一方向的奉命「換

防」的部隊。他們成單行縱隊前進，一點聲息也沒有的前進，秩序的良好，使我們起了莫大感激。

晚上九點鐘，到達目的地，曹副官以寒顫着低聲，恭恭敬敬地請我們下來，「小心着意」地引我們曲曲折折的到一家茅屋裏。屋內搖曳着憔悴的燭光，幾個負有溝通前線與總司令部間意旨之責的軍官，忍着氣，打着一二次三次十次百次都打不通的電話。好一會兒，才驚喜若狂地慶幸電話修復了。但是×參謀長和總司令都在趕着和委員長及什麼人談話。再等了好一會，替副官報告我們已到招待處請示接見以後，就上小汽船送我們到另一茅屋——總司令部。

總司令部人員一樣在燭光下緊張地工作着，許多電話機邊，不斷的迸發着廣東話和「廣東官話。」另有一位秘書長詢問我們，並送交了我們的名片進去，對我們說：「諸位請坐一下子。今天敵機來這裏擾了一整日，投下百多枚重炸彈，剛到此刻才算靜了一些。因為敵機的猖獗，把我們的電話線交通網都破壞了，此刻乘天空的敵機略為少些，有幾處重要線路已趕修成功，總司令正忙着和前方師團長說話，只好請等待一會。」我們覺得萬不能在這時多費張將軍的時間；便將一般戰況詢問那位秘書長他說：因為電話交通網的痛遭破壞，無線電又不敢輕於使用，所以前方的確情，我們無從知道。總司令在幾分鐘前還急得蹤腳呢！

「漢奸的狼惡，我們簡直領受得太多了！我們總部搬到一處，那怕怎樣的審慎，常

常不上一天便有漢奸通報，敵人的飛機大砲就瘋狂的出現了！

『由於政治上的……戰事局勢似乎尚不是樂觀。不過這幾天敵人猛烈進犯，我們死傷的着實不少，敵人有的是新銳的武器，再加上意大利的，我們却都用血肉之軀去拚！我們總算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何況，敵人的消耗數量，更為嚴重，因此萬一不允再退，也不能說是軍事方面的失敗啊！』

『關於……(略)……』

說着話，敵機不斷地在頭上隆隆地盤旋，燭光也每次都應聲而熄。在黑暗中，屋子外面射進青白色的光芒，久久不熄，在這陰森森的照明彈光裏，遠近傳出敵機墜下的爆炸聲，屋宇也相應着格格格的響。正在這緊張的時候，張將軍那雄偉的問話，已在我們旁邊發出。我們在黑暗中握手互致敬語以後，便簡單的談談軍事政治民運各問題，張將軍當時即曾說：

『關於戰事，這幾天我們死傷的雖太重，民間所遭敵火雖太慘，但是我們仍決盡最後一分力，支持得一寸土地即是一寸，譬如××，雖已臨於絕境，我們還要死守下去的。』

『死守下去的結果如何，是否將遭遇一次勝利或挫敗，這完全要看軍隊的政治工作和軍隊與民衆的親密聯繫如何而定，我們對此，固已盡力幹去，但最後的決定的力量，却不在我們。』

「妥協和平的賣國論調，雖然已經四面傳播，但我們決遵從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明訓，誓流最後一滴血！本人相信全國軍人莫不同具此決心，他否則自己必先覆亡，因此深信帝國主義漢奸的陰謀，終必粉碎在我們面前！」

張將軍因為軍情已經非常緊張，不一會就和我們握手，約期再會，並囑咐曹副官趕快把我們送回上海，說「一刻也不能延」我們便在緊張異常的情緒中分別了。（高唱）

七 退出浦東

苦於固守浦東的情形，在上面介紹的四篇東西裏都可以知道，現在編者寫點「浦東是怎樣退出的？」

敵人每次乘着汽艇向浦東進攻，企圖登陸，我岸上的守軍，每每不動聲色，俟被艇駛近時，立即以密集機槍掃射，敵軍一個個應聲而倒，終於沒有一次能夠遂他的迷夢。日本鬼子是那般怕死，雖然格於上峯命令，一次二次向浦東進擾，可是結果終是徒勞無成。敵人最相信神聖，於是他們認為這鐵將軍把守的鐵的浦東是有神聖在幫助了。上海正面的我軍，因為戰略關係，由閘北退到江灣，退到大場，退到真茹，退到南市，終而整個的把上海放棄了，但是浦東仍是像鐵鑄的那般！

敵人改變戰略，由常熟及金山衛登陸，擾亂我軍後方，整個戰局改觀了，不得已，張將軍也祇能奉令率部退出浦東。但是這鐵的漢子，他內心真夠傷痛哩！

鐵軍已退出了浦東，但是浦東還是鐵鑄的，敵人依然不敢登陸，真有當年三國時候死諸葛退仲達的那種風味，後來敵人見岸上槍砲聲寂靜的時間太久了，於是他們才偷偷摸摸上岸，先在各處搜索一翻，然後距我軍退出浦東已兩日了。那時候日軍疑神疑鬼的情形，見了真令人發笑！

八 浙北再奮神威

上海戰局改觀以後，張將軍本部退出浦東，那時敵人分兵，一路沿京滬線進犯蘇錫各縣，一路由常熟進犯江陰要塞，一路由金山衛攻松江平湖，一路沿滬杭線南下，與金山衛登陸之敵會合，當時東戰場的形勢，已入了新的緊張階段。

張發奎率部退出浦東以後，即奉命堅守嘉興，張夤夜率部抵嘉興後，築防禦工事，分配重兵，以禦進犯敵兵，那時敵兵一路由平湖西犯，一路由滬杭線南犯，兩路夾攻嘉興，張將軍親率部屬奮力死戰，戰事由激烈異常，終以勢力孤單的緣故，不得已放棄嘉興，敵軍既陷嘉興，遂以主力分三路直攻杭州，張將軍此時已改守杭州，率部在笕橋拱宸橋一帶與敵苦戰，斃敵無算，戰事之激烈，為敵在金山衛登陸後所無，經幾日夜之激戰，以敵陸空砲火過猛，工事全毀，不得已忍痛退出，將部下道加整理，一面固守錢塘江，防敵圖江南犯，一面又親率生力軍十萬，向杭州反攻，那時敵已連續陷我餘杭武康安吉孝豐等地，張將軍一舉而克復餘杭吉安孝豐，直迫杭州，在拱宸橋再與敵展開血戰

，敵因而爲之喪胆，增築工事，日夜固守。
現張將軍仍在浙北固守，待機反攻。

第四章 張將軍軼事

(一) 歐洲旅行中的刺激

張將軍出國考察軍事工業，悄然踏上了遼遠的征程。因為他帶着羞憤離去了故國，他不肯露出軍人的面目，在海船中坐着三等艙，在歐陸旅行的時候，還是坐着三等車，住着廉價的旅館，在樸素的餐室裏進餐，一切的儀表都未曾顯出那種可尊貴的紳士態度，雖然他是中國國民大眾所敬仰的軍事領袖。他以平民的資格與外邦人士接觸，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中國有名的鐵將軍。然而正因為如此，他在交際場中常遭到尊貴的紳士們的卑視；即在上層社會亦遭到諷刺與奚落，當他某次旅行到德國的一個村鎮，在車站附近一家咖啡店門口候車，注目欣賞着陳設在櫥窗裏的各色美酒，咖啡店主是一個龍鍾的老叟，很和藹地問他：「閣下是不是日本人？」

他毅然地回答：「否！我是中國人！」

「甚麼？中國人？日本人強佔了你們的國土，殺戮了你們的同胞，你是中國人，爲甚麼不抵抗！我的酒不賣給不抵抗的人，如果你能抗戰，把日本打回去，我把這些酒送給你吃，不要你一個小錢！」

老人醬紫色的額角上暴出青筋，顯然是在發怒了。

他臨到了這樣的侮辱，激起了憤懣，很想同老人決鬥一下，但在一秒鐘之後，冷靜地一想，老人的責問，決不是惡意的侮辱，而是一種同情的鼓勵呀！他感謝了老人的最勉，匆匆跑出咖啡店。像這樣的刺激，他在歐洲旅行時，實在遇到太多了，恥辱時時嚙着他赤熱的心，立誓要提早回國，請纓殺敵，洗滌民族一切的污痕；否則再在歐洲逗留，勢非喬裝阿拉伯的婦女，戴上一層面罩不可。

(二) 牯嶺打球窘外人

去年張將軍在福建漳州奉蔣委員長電飛往廬山。到了牯嶺後由軍事委員會副官處招待，住在仙巖飯店，這是一所外國人開的，可稱為牯嶺最上等的旅館，閑居無事，常在旅館門口的一片網球場上打網以消遣。旅館裏住的中外客人很多，一片球場，大有供不應求之勢。最可惡的有四個外國人，他們一天到晚，輪流打球，絕不讓給別人公用。有一天早晨，張將軍等拿了球拍在場旁坐等了一點多鐘，他們居然旁若無人，視若無睹，這種態度，如果在外國，自屬失禮之至，可是拿在中國的一般外國人來說，簡直可稱毫不足異的，但是遇到我們的鐵將軍就不成了。當時張將軍說：『好：我們不要氣，只要記』，立起身來就走。到了下午，大約三四點鐘的時候，球場居然空了，張將軍，張夫人等四個人，趕快前往佔據，也採取輪流打球的游擊戰術。不到一刻鐘，那四個外國人來了，他們也坐在場旁的長凳上觀望。張將軍看見報復的機會到了，哈哈大笑，對

那些人當然也持旁若無人相應不理的態度。他們等了大約半點多鐘，不耐煩了，裏面有一個人忽然站起來用英語要求可否大家拍拍。張將軍大聲喊過：『中國人不懂外國語，不要理他！』那個人不得要領，大失面子，就立刻回到旅館裏去叫了一個外國老板來向我們交涉，張將軍亦以『中國人不懂外國語』斥之。那個老板不得已叫了一個中國翻譯來，我們就以過去的情形告之，命他轉告老板少管閒事。那個老板左右為難，窘到萬分，結果，還是二個外國女郎來婉言勸開。

(三) 張蔣軍是福將

九一八事件後，有一位張醒春先生，他懷着滿胸的悲憤，悄然的離開祖國而到歐洲去。在短短的一兩年中，他孜孜不已的攻讀英文文學，專心一志的研究政治經濟，沉默精細的考察軍事建設；他足跡走遍了歐洲各國，——除了特種的原因不會到蘇聯去。他那種平凡的生活，平凡的舉動，甚至平凡的儀表，沒有受到任何人的特別注意。

直到一九三四年夏天，他坐了德國郵船“Bremen”號到美國去，當船將近紐約的港口時，忽然發生兩個華僑駕了一隻飛機來歡迎這位張先生而致失事的慘劇，于是大家才知道這位沒人注意的張醒春先生，原來就是名聞中外的鐵軍領袖張發奎將軍！

由于這件事的發生，于是一傳二纏的全世界各報紙上竟載着張將軍遇難的電訊。一時歐洲的僑胞大為震動，聽說有一位鄭震宇先生，在日內瓦痛哭了一個黃昏！

我那時正在丹麥的京城，雖然也看看晚報上登載着這個消息，可是我根本不信。我之所以不信是有原因的；第一，當張將軍離歐赴美時候，他曾明明白白的寫信告訴我說坐德輪去的，那麼電傳他乘機失事，想起來于事實上決不可能。第二，就算他登岸後即坐飛機，按他素有「福將」之稱，生平身經百戰，從來沒有損傷過半根汗毛，豈有舒服服的坐坐飛機而竟會那麼巧的就出了毛病？

果然，第二天早晨的報紙，證明了所謂遇難之說，完全是一種張冠李戴的無稽之談。

(四) 還是帶兵的好

在旅居歐美的三年中，張將軍在學識上修養得到驚人的進步，尤其是在思想方面，他所受到的影響大極了。雖然他過去享受「鐵軍領袖」的榮譽，他所統領的鐵軍素以紀律嚴明爲民愛戴名於世，可是他覺得軍人對於國家始終是一種消費，他認爲今後要救中國，必須從生產入手。所以，一九三五年回國後，他在上海會公開的向報界發表談話，透露他此後願意從事實業救國的意旨。後來他飛往四川謁見蔣委員長，也曾懇切地面陳這個願望，聽說當時蔣委員長對於他這個志願曾予以嘉許，可是最後的回答却是：

「我看你還是帶兵的好！」

(五) 模範的家庭

一九三六年初，他接到蔣委員長的任命，並經軍政部長何應欽氏於敦勸，在「準備抗日」的預約之下，就了閩贛浙皖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的職務。這在當時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多大的意義，可是事實上却奠定了他一生第二段光榮事業的基礎。

在這個時期中，他除了終日奔忙于視察各地民情及規劃防務之外，每天仍于百忙中抽出一兩小時的時間攻讀研究。據我所知道的，他所最愛讀的有兩本書，一是歐戰時聯軍統帥法國福煦大將所著的『戰爭之原理』，一是目前德國元首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註)據最近二月二十四日報紙巴黎電訊：該書在二月十一日一天之內，在巴黎共售出八千冊之多云。

以筆者所知，張將軍實在可算得是一個十全的典型軍人。他的勇敢廉潔和大公無私，純粹是出于天然而並不是故意做作的。

他的身材並不高大，可是體格却非常堅固，除了喜歡豪飲外，其他的嗜好如游泳，滑冰，騎馬，打球諸類，都是對於身體有益的，據他自己說，他從前在廣州有一個時期也曾度過非常奢侈而荒唐的生活，幾乎墮落。後來之所以能夠及早回頭，完全是受了朱執信鄧仲元二位先生的感化。

他的家庭也真可稱是一個模範的家庭。夫人劉景容女士曾兩度出國，精于英文，并

且性情十分謙和，生活異常儉樸，絲毫絕無其他一般所謂要人太太之驕奢時髦的姿態。他的二弟貴斌，在討伐陳炯明之役陣亡于東江；三弟嘉斌，曾在英國學習航空，現服務于某地的防空司令部；四弟勇斌，曾在德國學習醫，現服務於某地的總部軍醫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张发奎将军传

作者=张公达编

页数=40

SS号=13796671

DX号=

出版日期=1938.06

出版社=长沙上海书店